

祸害,却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和古老文明。我在博物馆的亲眼所见让我对厄立特里亚这个国家的伟大和这个民族男女老少的伟大深有体会。

我在阿斯马拉城的游览就要告一段落,却意犹未尽,我还想提一下游览结束前我向司机提的三个请求:

第一个请求是让司机教我一些在厄立特里亚街头巷尾使用的日常用语。司机教了我“卡米阿拉齐”、“卡米哈达尔齐”等好多用语。随着时间的流逝或因为长时间不用,好多词已经记不清了。至于比伦语和萨霍语,对我而言实在太难,几乎是刚学好就忘掉。最容易同时也是最接近阿拉伯语的当然还是提格雷尼亚语,好多词都是从阿拉伯语演变而来的,可惜我也忘得差不多了。

第二个请求是让司机带我去游览厄立特里亚和埃塞俄比亚的战争遗迹,见证一下这个民族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为争取自由所付出的坚忍和伟大。让我惊讶的是,当年

他们在战争中使用的竟是大量遭阿拉伯国家废弃的武器。我注意到,厄立特里亚有大量因这场残酷的战争而导致残疾的人士。其实,我真的不想使用“残疾人”这个词,他们只是丧失了活动能力,却理应得到这个国家及其人民的尊敬。

第三个请求是让司机开车带我去最近的音像商店。我在那里买了好多磁带,都是我喜欢的艺术家出版的作品,比如希林·马勒斯、希林·保勒斯、赛·基达尼、伍德·塔卡白等等。我还购买了很多艺术家唱的基督教的赞美诗留做纪念。

在阿斯马拉之行的最后,我想说,如果这世界真有人间天堂,那必定是在厄立特里亚,一个充满爱与美的国家,让人具有安全感和归属感的国家。如果此生只剩下一个愿望,我希望下半辈子待在心爱的厄立特里亚,那属于我内心和灵魂的厄立特里亚。

再见了,我心爱的厄立特里亚! 再见了,我心爱的阿斯马拉!

逃 之 殇

李思佳 译

2011年7月18日,联合国难民署记者Nayana Bose在埃及Sallum采访了一位出生在苏丹的厄立特里亚难民Salomon。在Sallum干旱、恶劣的荒漠上,他独自行走在沙漠的烈日下,瘦小脆弱的身躯抵挡着迎面的风沙,并试图摆脱内心的恐惧及不安。对Salomon这位努力不懈,梦想能储钱去改善生活的青年而言,生活一直是艰苦的。这使他从小就发现自己很难去开放心境、结交朋友或信任别人。

难民问题是伴随人类社会军事、政治、民族、宗教等冲突产生的世界性难题。非洲

的难民问题尤为突出,它已从人道主义事务演变为国际社会不应忽视的,影响非洲大陆和平与发展的一大障碍。其中尤其以厄立特里亚的情况最为艰巨和复杂,从而受到多方的关注和重视。

坐落在东非及非洲之角最北部的厄立特里亚被认为是当今世界上国民散居程度最高的国家。因为在世界上的许多地区,尤其是中东、欧洲及厄立特里亚的周边国家里,随处可见厄立特里亚难民的身影。绝大多数的厄立特里亚难民是在埃塞俄比亚殖民统治期间偷渡出国的。有一些国际组织

估计,厄立特里亚百分之二十的国民都生活在国外,而这一数字仍在连年递增。

即使是在国家独立后,依然有许多的厄立特里亚青年选择逃往国外。不过,如今的偷渡者要遭遇的危险和困难相对于他们前辈往往要多得多。因为前人寻求的仅仅只是一个避风港,而如今一代追求的则是欧洲的物质生活和更多的就业机会。他们当中不乏有人安全地到达了目的地,但更多的人却是成为了人口走私犯的猎物或沦落成为山贼、海盗,更有甚者是下落不明。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描述其偷渡过程时这样说道:“我们会付给蛇头一笔钱,接着他们会先带我们到达喀土穆或者其他某个离首都阿斯马拉较近的苏丹城市,在那里会有另外一个蛇头接手我们。他们通过行贿的方式帮我们办理好出入苏丹的通行证,并保证我们全程的安全。这伙人的组织和行动都显得相当专业,有条不紊,而每个偷渡者全程的花费也不会超过一千五百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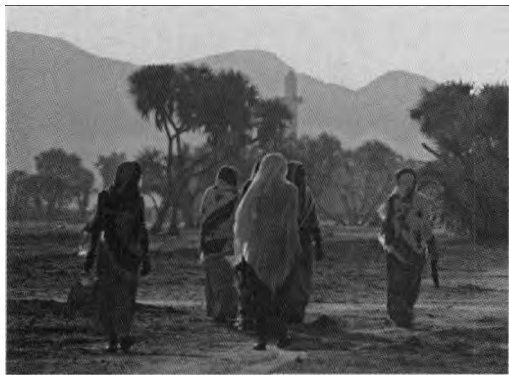
如果说到达苏丹的这一路是轻松而愉快的,那么接下来的一段旅程对于厄立特里亚的青年流亡者们来说则显得不那么顺利了。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会选择穿越沙漠前往利比亚,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的人可能会被无情的黄沙吞噬,消失在茫茫大漠中。而另一部分人则利用伪造的签证,以旅游为借口拥入土耳其和希腊境内。他们中的许

多人因为使用了假签证而被捕,遭遣返回国,或是被迫躲藏在机场的厕所里,或是干脆流落街头。这给当地带来了极大的治安隐患,以至于土耳其和希腊当局都下令加强对旅行签证申请的审核。

除此之外,以色列也是厄立特里亚难民密度较高的国家。令人费解的是,尽管以色列充满了各种危险和动荡,但它似乎依旧是厄立特里亚偷渡大军趋之若鹜的安全地和幸福乡。第一批非洲难民于2005年来到以色列,在随后的2007年,厄立特里亚人开始陆续到来。以色列内政部长在2011年初曾提到,目前在以色列的非裔难民将近三万一千人,其中的百分之六十一即一万九千人是厄立特里亚裔。出现在这些难民脑海里的究竟是怎样一幅画面?难道以色列就比厄立特里亚更加民主吗?它是否愿意张开怀抱迎接外来者呢?无疑,这是很危险的一步跨越。

一些报道指出,摩萨德(以色列情报组织,与美国中央情报局、苏联内务委员会“克格勃”一起,并称为“世界三大情报组织”)在背后是支持这种移民活动的,并向每一位难民支付五千美元的费用。另一些评论认为,这些难民成为了打入以色列内部的武装力量,与加沙地带的哈马斯武装形成了犄角之势。无论这些言论是确有其事还是纯属推测,如今确实有相当多的厄立特里亚人和苏丹人来到了以色列安家立业。

在经历了千难万险后逃亡以色列的厄立特里亚难民,在以色列的生活状况又是如何呢?以埃特拉城为例,它是第一个接收非洲难民的以色列城市,并聚集了大量的国外难民。对于这群政治流亡者,埃特拉当局并没有给予他们足够的人文关怀和政策倾斜,而是对他们漠不关心。更有甚者,将他们当成非法越境者,关在沙漠中的监狱里。以至于后来还为他们划出了特定的聚集区域,禁止他们在境内往来。在这样的境遇下,当厄



厄立特里亚妇女

立特里亚难民举行示威游行,要求以色列当局给予他们应有的难民权利之时,厄立特里亚驻以色列大使却宣称,发起游行示威的并不是所谓的难民,他们仅仅是要讨一份工作。厄国大使的这一言论在难民间引起轩然大波,他们否认道,如果说厄立特里亚的问题是政治和社会方面的,那么他们离开家园的原因则是经济因素造成的。

逃亡以色列意味着可能会在途中丧失兄弟姐妹,惨遭凌辱、抢劫或拘禁勒索,成为人口贩子的仆人、奴隶。即使在如此危险严峻的环境下,依然有大批的厄立特里亚难民选择前往以色列。尤其是其中的女性,在这段艰难的历程中,她们往往要遭遇比其他难民更多的骚扰和威胁。以至于当她们到达以色列时,因为遭到强暴而怀有身孕,不得不接受强制的堕胎处理。这对她们的身心都造成了严重的伤害,其中的一部分女性还因此患上了抑郁症。此外,难民儿童的情况也不容乐观。据查,近年来通过非法手段偷渡儿童的情况愈演愈烈,更多的厄立特里亚家庭甘冒风险将家里的女人和儿童通过人口贩子偷渡出国。一路上的困苦、艰难很可能对儿童幼小的心灵造成无法磨灭的伤害,甚至影响到对其将来的教育。尤其是当

他们亲眼目睹了父亲遭受迫害、母亲惨遭凌辱之后,他们的内心又会受到怎样的折磨。而对于那些在遭到强奸后产下的孩子们,恐怕等待他们的只有无尽的苦难和折磨。所有初到以色列的厄立特里亚儿童在没有确认其身份前都要被隔离收容,随后他们还将会面临入学难等问题。虽然埃特拉设立了专门的难民学校,但是上不了学的孩子依然占了绝大多数。一些厄立特里亚人认为有必要尽快解决孩子们的入学问题,但是考虑到摆在他们眼前更加棘手的问题是这些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面临的生存困境,似乎教育也就变得无足轻重了。

总的来说,生活在以色列的厄立特里亚难民与生活在其他地区的厄国难民都遭受着同样的窘迫和动荡,但是以色列的情况却显得更加复杂和特殊。由于以色列没有专门针对难民问题的法案,所以对于厄立特里亚难民来说,到以色列来更多还是为了过渡。对于厄立特里亚难民来说,以色列是他们的中转之地而并非真正的乐土。在如此情景下,以色列的厄立特里亚难民不仅将会面临苍凉的未来,摆在他们面前的选择也难免会受到限制。

(本文译自《今日厄立特里亚》报)